

英雄如山

■奉云鹤

谷里，切断敌军南逃的通道。敌人的枪炮疯狂射击，驻守在那里的志愿军官兵顽强抵抗，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。然而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残酷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生命，最后只剩下7人。

当金东辉随第二梯队前来支援时，只见7人满脸尘土和硝烟，身上的棉衣棉花外露，伤口还在流血。山上，遍地的炮弹坑里躺着数十名牺牲的战友，周围的雪被鲜血染成了黑红色。那是令金东辉永远难以忘却的一幕。

从2014年第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到2024年的第十一批，多年来，无论刮风下雨，金东辉都要坚持去陵园，迎接战友回家。他说：“当年去战场时我是个孤儿，没想活着回来。我不是英雄，真正的英雄好多还没有回来。”

寻找那位老人并不是一件难事，简单到令人内心沉重。第一批归国的437位烈士中，已公布确认身份的只有6人；至今迎回的11批共981位烈士中，也只有20位志愿军烈士的身份得到确认。

那位老人叫陈虎山，他的哥哥叫陈曾吉。他们既是兄弟，也是战友。抗美援朝期间，陈家共有7人参战，只有两个人活着回来，陈虎山就是其中一个。陈曾吉的五叔陈凤万，在战场上看到了陈曾吉的遗体。那一刻，他悲痛万分，流着泪掩埋心爱的侄子后，带着一腔怒火又投入战斗中。

后来，陈凤万负伤回国。他带着侄子陈曾吉英勇战斗的故事回到家里，自此陈家开始了数十年的追思和悼念。分别的剜心之痛，久久横亘在陈家人的心间，思念与悲痛化作一滴一滴滚烫的泪水。

陈虎山能够和哥哥“团聚”，得益于2015年国家启动的“忠骨计划”，其中有专门的DNA鉴定团队执行烈士身份鉴定和亲属“认亲”任务。对烈士遗骸进行身份鉴定比对，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。时间久远，资料缺乏，亲缘关系较远等，都是鉴定比对工作遇到的障碍。

尽管困难重重，但国家和社会都为此倾注大量心血，只为让无名者有名，让英雄早日与亲属“相认”。鉴定团队的专家们常说：“没有高度的热情，没有高度的责任心，是做不好这件事的。我们这些付出，跟烈士的牺牲相比，根本不值得一提。”

2020年10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的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”纪念章被送到了陈家。令人感到遗憾的是，就在此前1个月，陈虎山与世长辞。老人曾说，这辈子找到了哥哥，便不再有遗憾。

有多少人在等待家人的回归，又有多少人一輩子也没有等到那一天。

今年1月，李延学烈士的弟弟李延贵盼了70多年，终于等到哥哥“回家”。李延学自1948年入伍后，就再也没有回过家。他前期一直与家中有书信往来，还曾给家人邮寄过自己身穿军装的照片。1953年的一天，家人没有等来李延学的书信，却收到他牺牲的消息。李延学牺牲时，距离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订仅

一

冬日的沈阳，寒风刺骨，却吹不散人们心中对志愿军烈士的炽热敬意。人们难以忘记那些埋骨异国他乡的烈士，难以忘记安息在陵园里的英魂。

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，现年90岁的金东辉身穿旧式军装，步履蹒跚地走过一个个墓碑，为远道而来的人们讲述战友的故事。1950年10月，金东辉随部队入朝作战，回国后一直在沈阳市工作。1994年退休后，他义务宣讲抗美援朝英雄事迹，已坚持了整整30年。

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由于无法长时间乘车和步行，金东辉就委托子女把家搬到陵园附近。他甚至在家里摆放了一些战友的照片，建起小展馆，给众多慕名而来的人们讲述那段峥嵘岁月。

2014年，得知第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即将回国，金东辉激动不已。那天，他早早等候在陵园门口。当军车缓缓驶入陵园时，金东辉抬起手臂，庄重敬军礼。只是他的军礼已不再标准，无名指弯曲着，无法和其他手指并拢。那是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留下的创伤。

金东辉原是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第347团政治部联络员。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，第116师作为突破任务部队，突破临津江。随后，我志愿军夺取了釜

二

作为鸣枪礼兵，此前已参加过10次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的徐战徐战，因在退伍前再一次执行仪式任务而倍感光荣。仪式结束后第二天，他便背起背囊走出了军营。他没有直接去车站，而是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，再看一下安息在这里的先烈们。胸前“光荣退伍”的绶带随风飘扬，徐战走到烈士纪念碑前，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一次次庄严肃穆的仪式，如静水深流，悄然涤荡着徐战的心灵，给他无声而深沉的精神洗礼。鸣枪训练虽动作单一，但徐战和战友们却训练了上千遍，只为以最好的精神面貌迎接烈士回家。他们流下的每一滴汗水，都饱含着对志愿军烈士深深的敬意。

徐战讲了一件令他至今难忘的故事。2019年，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结束后，一位身穿旧式军装的老人走到徐战和战友们跟前，和他们一一握手言谢。老人说道：“感谢你们把我哥哥接回来，让我们在阔别数十年后终于‘团聚’了。”老人说，他的哥哥是第一批归国的437位烈士在韩志愿军烈士之一。随后，老人又讲起他们一家参加抗美援朝的故事。徐战不知道那位老人的名字，但

界碑前的眷恋

■陈长宏

大家只好松开手，抓着马尾向前走。

冰冷的河水中，潘仁财的腿脚逐渐软绵无力。突然，他被水下的暗石绊倒。幸好身后的老班长及时将他拽起，才避免出现意外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潘仁财仍对那次经历心有余悸。

穿过密林后，刺眼的阳光照射下来，潘仁财让大家戴上墨镜，做好防护。巡逻路上的提醒与帮带，是潘仁财多年来的习惯。尤其是对待年轻战友，他就像老大哥一样，关心帮助他们。

当年紧跟在老班长身后的小战士，如今也已成为引路人。列兵尚成斌下连第一次站哨，就是和潘班长一起。这次前往44号界碑巡逻，尚成斌紧跟在潘班长身后。一路上，潘班长对战友的关心照顾，尚成斌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。

爬上刀背山，走过陡坡路，到达被官兵称为“英雄坡”的路段。爬上这个坡就快到界碑了，但这段看着不长的路，却要1个多小时。潘仁财给大家加油鼓劲。这时，尚成斌站了出来。

“报告班长，以前走到这里的时候，都是您把我们的装备背上去。这一次，我来为您背，咱们一起向山顶冲锋。”尚成斌说。“接过班长手中的枪，不仅是把他的装备背上去，更要‘背起’守卫边防的职责。”尚成斌语气很坚定。

巡逻路上虽然艰险，但从来不缺战友之间的互帮互助。新战士接过班长的枪，班长紧紧牵着新战士的手，他们踏着积雪，迎着寒风，手拉手向界碑挺进。

每次巡逻，潘仁财都会在路上拾来一块石头、一片叶子或是一截树枝，装进玻璃瓶里，小心翼翼地放在收纳箱里。在他的收纳箱里，除了有几个透明的玻璃瓶，还有这些年获得的荣誉证书。潘仁财说：“这都是我青春的见证。”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临近退伍之际，驻守在某哨所的一级上士潘仁财，顶着漫天风雪，又一次踏上了巡逻路，向见证自己16年军旅的界碑告别。我作为新闻报道骨干，随队参加了此次巡逻。

哨所所处地带，海拔落差大，垂直气候特征明显。巡逻区域地形复杂，乱石、密林、冰河等，成为官兵巡逻路上的一个个“拦路虎”。位于海拔4700多米处的44号界碑，是官兵的巡逻点位之一。

高原的冬天，寒风里常常裹着雪花。巡逻车行驶在蜿蜒山路上，向车窗外望去，壮美的雪山映入眼帘。行至一处山坡，官兵下车整理装具，改为徒步行进。对于这条巡逻路，潘仁财再熟悉不过了。他见证了这里发生的变化，这里的一切也见证了他的成长。

巡逻路被大雪覆盖，人在上面走，一不小心就会踩进雪窟窿，掉下悬崖。潘仁财又一次拿着登山杖走在最前面，在风雪中探路。

“抓紧我！抓紧我！”突然，在一处被初雪覆盖的独木桥上，下连不久的列兵郑奕峰脚下踩滑，身体往旁边的冰河倒去。潘仁财眼疾手快，紧紧抓住郑奕峰。

“密林、冰河、乱石、雪山，每一处都可能暗藏危险。走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……”潘仁财边走边向战友传授巡逻经验。

在一次巡逻途中，齐腰深的冰河拦住他们的去路。潘仁财与战友跳入河中，手牵着手慢慢向前挪动。越往前走，水流越急，“人墙”被河水不断冲击，

有10多天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家人更感到痛心。每逢过年过节、万家欢聚之时，李延学的母亲就抚摸着儿子的照片，掩面而泣。

三

每当那些无名英雄和名字重逢，我们仿佛打开了一本本尘封许久的书，字里行间传递着英雄的精神和绵延的思念。每一个归来的烈士遗骸棺槨上，都平整地盖着五星红旗，像祖国母亲紧紧地拥抱离家数十年后归来的优秀儿女。离家犹是少年身，归来已成报国躯。有许多网友利用AI技术，把烈士的黑白照片变成彩色动画。看到烈士们更加生动鲜活的图像，想到他们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，曾经冒死奔跑在枪林弹雨中的身影，不禁让人心如刀绞。

迎回志愿军烈士遗骸的前后几天，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热线电话几乎没有断过。许多烈属打电话询问，这一批有没有他们的家人。即便没有得到答案，他们当中很多人也会从全国各地专程来到沈阳，迎接烈士遗骸回国。一位烈属说：“我可能这辈子都等不到爸爸回来，但我还是会来迎接烈士回家，因为他们都是爸爸的战友。”

“爸，爸爸……”不少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烈士英名墙前，一遍遍喊着。那一刻，他们更像一个孩子。幼年失去父亲的他们，一生都很少喊过这个称谓。对他们来说，陵园就是情感寄托，只有站在那里，他们才可以跨越时空，和亲人“面对面”对话。

烈士英名墙前，无数人驻足凝思，有的声泪俱下，有的磕头跪拜。那一个个名字背后，浓缩着短暂而光辉的人生。忆深深，思拳拳，难忘故人容颜；情切切，语千千，诉说此生牵挂。

烈士英名墙前矗立着用花岗岩雕刻而成的山形雕塑，山脉连绵的造型取自喜马拉雅山，寓意英雄如山。雕塑周围的地板用黄锈钢铺成，黄色代表黄土地，水波纹象征祖国的江河湖海。

英烈们，山河会记住你们依然年轻的模样，山河会守护着你们浩气壮烈的忠魂！



戈壁铁

■赵子风

巴丹吉林的戈壁铁哨 战友们都叫它“戈壁——铁哨” 我却独爱称它 戈壁铁 多么雄健苍凉的名字 如同粗犷的戈壁中 蹦出的一块赤红的铁 撞击着念出这个名字的嘴唇和心脏 直到血液也在沸腾 于是，哨所有了炽热的温度 也为战士心中注入几分豪迈

这块戈壁铁 应该是红褐色 透着乌黑的光，就是那种 硝烟染透的旗子，以及 鲜血流到土里的颜色

戈壁铁，当它成为一个哨所的名字 就有了山一样的重量 在日月升降的撞击中，锻造出 钢铁般的兵



长征

第6320期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1949年4月底，黄土高原的天空特别晴朗，白云像一层一层的棉絮缓慢飘过，几只苍鹰在白云下盘旋寻觅。解放军攻打太原城的战火已经停息，空气中的火药味正在消散。东郊山山坡一个小村子里，我第63军188师564团正在休整。站在窑洞门前的曹团长告诉通信员：去喊李副参谋长过来。

不一会儿，李副参谋长就跑了过来。他二十八九岁，扎着腰带，挎着驳壳枪。他就是我的父亲。

曹团长看到他说：“师里通知，派两个干部去太原军管会，现在就去报到。军管会来车了，在师部等着呢！”

父亲答应了一声“是”，回身就准备去打背包。到了门口，他又站住，问道：“去多长时间啊？”他以为是临时帮忙。

曹团长说：“不清楚。大概得一个多月吧。”

父亲又问：“我去哪里找你们啊？”曹团长说：“咱们188师很快转移到太谷、祁县休整。有消息我会派人通知你。”

父亲没有说话，回到窑洞，打起背包快步向师部走去。他把背包扔上车，汽车随后沿着坑坑洼洼的路奔向太原。在太原，父亲与军管会的战友紧张忙碌着：清扫战场，拆除据点，填平战壕，恢复秩序。

6月底，父亲在军管会楼前，偶遇188师的一个熟人。交流中得知，188师已经开拔，“从太谷出发的，好像是往大西北去了。”

父亲打好背包，跑到军管会外面，招手拦停一辆卡车。卡车在破败的路上颠簸，他想着想着，眼里沁出泪水：全师一万多人都转移走了，为什么丢下我？

父亲对这段追赶部队的路程是刻骨铭心的。第二天下午，父亲先乘车后步行，辗转来到太谷县188师驻地。他看到，部队转移后，几个小山村街道被打扫了，老乡家的门板还了，路修了；墙上还有大标语“进军大西北、解放全中国！”落款“拂晓队”。他知道，这是全副社的代号。在村头，他站上井台向远处眺望，哪里还有部队的影子。老乡递给他一瓢水，饥渴的他咕嘟咕嘟喝下。看他大汗淋漓，老乡好心安慰：“是掉队的吧？队伍走了好几天了……”

听到“是掉队的吧”，父亲脸色骤变，他参军十余年，何曾掉过队？他把水瓢还给老乡，朝着部队开拔的方向大步走去。

不久，他登上了山路。星光下，父亲没有丝毫犹豫，就连远处的狼嚎声也没有使他动摇。渐渐地，天色更黑，月亮也隐在了高山后。在一个山坳里，他看到灯火。这是山里的一个小村庄。父亲找到村干部，村长把他安排到一户村民家借宿。第二天鸡叫，他匆匆向房东打个招呼，继续赶路。

太阳终于出来了，从山峰的豁口露出五彩斑斓的光。父亲没有心情观看风景，只是大步走。他像老实巴交的农民奔向土地，像热烈的青年去追寻自己的恋人，一刻都不肯停留。

第五天下午，父亲走到了河津县禹门的黄河边。他呆住了。宽阔的黄河汹涌澎湃，翻滚着向东而去；对面，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人撑着牛皮筏子。父亲使劲喊他，但是涛声太大，根本听不到。

这时，一个背着羊皮筏子的老汉从他身边走过，关心地问：“是要过河吗？”父亲问：“有部队过河了吗？”他指指自己身上的军装。老汉指指远处：“前几天，从渡口过去很多解放军，他们还唱着歌……”父亲又问：“还能过河吗？”老汉说：“涨水了，大船也开走



大河涛声（油画）

韩光新作

追赶部队的老兵

■李金明

了。到村里去等着吧。”说完，就沿着山路走远了。

父亲坐在大石头上，看着翻滚的黄河水。那宽阔的河水在翻腾，喧闹的涛声让他绝望。他对着黄河水嚎啕大哭，哭了很长时间……

七八天后，风尘仆仆的父亲又出现在太原军管会的楼前。迎面遇到军管会的江主任，他也是从部队抽调到军管会的。他问父亲：“回来啦！”

父亲气呼呼地看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江主任说：“带着人去榆次吧，有个涵洞发现了炸药包。”

父亲生气地说：“为什么部队开拔不告诉我？”

江主任耐心解释说：“老李啊，这些年打仗，你负伤四五次，遇到阴雨天走路还瘸腿。大西北天气寒冷，你怎么受得了？你们团长给我说了，让我们和你商量，要你留在太原。”

父亲红着脸反问他：“你们和我商量了吗！”

江主任停顿一下，不再提这件事，说：“赶紧走，带战士去抓人。炸药包的事，村里有线索了。”

父亲虎着脸，带领战士们乘车去了榆次。后来有人说，父亲一路上都在抱怨，对自己离开老部队表达不满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报名参军了。那时，父亲已经调到地方工作。他借出差机会，去了一趟驻在太原的老部队，见到了当年的曹团长。老战友多年不见，格外亲热。曹团长问他这些年来，腿伤好了没有。父亲也打听188师战友的情况。曹团长说，部队过黄河以后，参加了扶眉战役、兰州战役等，1951年2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。他说，在铁原阻击战，你熟悉的很多人都牺牲了！

父亲谈到自己追到黄河边上，没有追上部队，不得不返回。他最后叹口气：“我还是应该跟着部队走！”曹团长看着父亲，默默无言。父亲对“掉队”一事始终不能释怀。父亲回来后，给我说了这件事。他那句“跟着部队走”，深深地影响了我。